

中江信托两违约项目还本付息 打破刚兑成空文?

本报记者 陈齐乐 上海报道

两项项目逾期近一个月后,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江信托”)选择了先行兑付投资人的本金和利息。

2018年7月27日前后,多名第三方信托销售在各个互联网平

两违约项目兑付

业内有传闻称,中江信托已向“信保基金”提出申请,希望后者能为其兑付上述产品的本息。两款产品开始分配本息后,业内亦有传闻称资金来自“信保基金”。

“金鹤140号、金鹤152号项目圆满解决,所有投资者本息今天开始分配,请大家今明注意查收。感谢大家一路对我司的信任与支持,我们始终将投资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7月29日前后,多名第三方信托销售人员在包括百度贴吧、微信交流群在内的多个互联网平台上发布了上述消息。

他们所说的“金鹤140号”与“金鹤152号”项目,全称是“中江国际·金鹤140号亿阳集团股份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与“中江国际·金鹤152号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据中江信托方面披露的信息,金鹤140号一期成立于2016年6

台上发布消息,称已经违约多日的中江信托两个信托项目开始分配本息。据了解,这两个项目分别涉及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与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桩业”)。此前,亿阳集团曾被爆出债务危机并召开债权人会议;

月22日,规模2.1872亿元;其中9492万元期限为18个月,12380万元期限为24个月;二期成立于2016年7月1日,规模1.341亿元。两期合计3.5282亿元。以此推断,该产品最晚还本付息日应为2018年7月1日。

金鹤152号二期产品成立时间与金鹤140号一样,均为2016年6月22日与7月1日。金鹤152号一期规模为3.817亿元;二期规模为2.183亿元,期限最长也是24个月,因此到期时间与金鹤140号为同一天。

2017年12月,融资方亿阳集团被媒体报道陷入债务危机;2018年1月,中技桩业实控人遭到证监会的调查。金鹤140号及金鹤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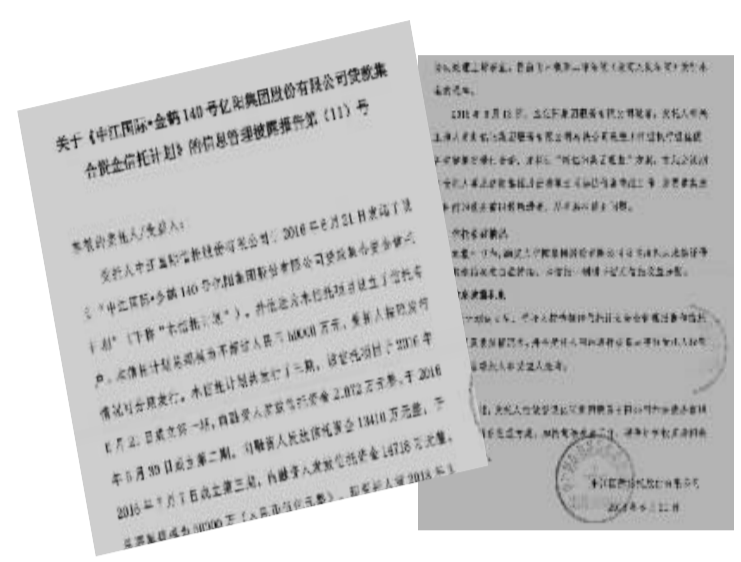
中技桩业实控人则遭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

关于此次兑付资金的来源,业内有传闻称中江信托申请了信托业保障基金,并以此资金进行兑付。

《中国经营报》记者以投资人身份致电中江信托相关

负责人进行求证,确认了上述传闻。

上海法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资管研究部总经理周毅钦认为,信托业保障基金不是信托公司的“最终贷款人”;如果信托公司拿信托业保障基金的贷款资金用来刚兑,属于违规。



《中江国际·金鹤140号亿阳集团股份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披露报告文件。
资料来源:中江信托官网公告

号产品的本息兑付由此成为相关投资人最关心的话题。

之后,业内有传闻称,中江信托已向“信保基金”提出申请,希望后者能为其兑付上述产品的本息。

两款产品开始分配本息后,业内亦有传闻称资金来自“信保基金”。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曾致电金鹤140号项目经理,该负责人向记者确认了上述传闻的真实性。

启用信保基金?

事实上,自2017年以来,中江信托多个信托计划曾频频“踩雷”。该公司曾与安徽蓝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对簿公堂。业内对于其申请信保基金以兑付投资人本息传闻由来已久。

所谓“信保基金”,是指由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以下简称“信保基金公司”)的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该公司官网介绍,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由中国信托业协会联合13家经营稳健、实力雄厚的信托公司出资设立,主要任务是“按照市场化原则,预防、化解和处置信托业风险,促进信托业持续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为逾期违约信托产品提供兑付资金,并不在信保基金的“救助条件”内。信保基金公司官网披露的《信托业

保障基金管理办法》显示,只有在五种情况下,信保基金公司可以使用保障基金:一是信托公司因资不抵债,在实施恢复与处置计划后,仍需重组的;二是信托公司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并进行重整的;三是信托公司因违法违规经营,被责令关闭、撤销的;四是信托公司因临时资金周转困难,需要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的;五是需要使用保障基金的其他情形。

对此,周毅钦表示,信托业保障基金不是信托公司的“最终贷

款人”。信托公司因资不抵债、破产重整、临时资金周转困难等情况,信托业保障基金可以伸出援手。但这一行为绝不等同于“刚兑保障”。如果信托公司拿信托业保障基金的贷款资金用来刚兑,则属于违规。

事实上,自2017年以来,中江信托多个信托计划曾频频“踩雷”。该公司曾与安徽蓝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对簿公堂。业内对于其申请信保基金以兑付投资人本息传闻由来已久。

目前看来,上述说法或最早来源《证券时报》今年3月底的一篇报道。报道中提及,“中江国际·金鹤189号大连机床产业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金鹤189号”)融资方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伪造应收账款,致使金鹤189号担保失效。

对于该产品的兑付问题,中江信托某高管向媒体表示,“已向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申请了贷款”。随后,中江信托多个逾期或违约项目,均出现了信托公司已申请信保基金的传闻。

华融信托频繁换帅背后:信托业务兑付承压

本报实习记者 郝嘉奇 记者 郑利鹏 上海报道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获悉,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799.HK,以下简称“中国华融”)党委研究决定,免去沈易明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信托”)董事长、法人职务,改任总经理级干部,专门负责信托公司风险化解和处置相关工作。

四年四任董事长

对华融信托董事长变动一事,中国华融处理投资者关系的相关人士回应称,不予置评。不过,她并未回避此话题。“按照国企的要求,我们对子公司、分公司领导是直接任命的,后期会走完相关的程序。常规来看,我们调动的会,立马有一个新的调动。我们作为控股股东是有提名权的。”她说。

记者了解到,在此之前,沈易明的职务是“董事长(拟任)”,银监部门网站尚无核准其任职董事长的相关批复。华融信托5月11日发布的一则公司新闻显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拟任)沈易明在公司内部会议上说,在资管新规过渡期这个窗口期,各团队要开动脑筋,打开思路,找好方向,即刻着手研究有关业务模式。

沈易明历任央行北京市分行科员、副主任科员;央行营业管理部副主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北京银监局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处、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处、财务公司监管处科长、正科级干部、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财务公司监管处处长、党委宣传部部长(正处级);北京

7月30日,华融信托负责信息披露人士向本报记者证实,公司确实于近期收到了中国华融的相关建议函,“是否接受对沈易明任免的建议,要看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决定”。该人士称,职位变动属正常调整,沈易明最终职务,要等组织的具体安排。

截至本报记者发稿,中国华融和华融信托尚未公布沈易明职务变动信息。

信託总经理助理;华融信托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华融信托党委书记、董事、董事长(拟任)。

2015年底,沈易明还在北京信託担任总助。接近华融信託人士告诉记者,他升职速度的确很快,可能有一定关系背景。

4年内,华融信託董事长换了4人。2014年12月30日,银监部门核准袁平华融信託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在此之前,董事长为周伙荣。到了2016年1月18日,周道许被核准任董事长。华融信託2017年第58次临时董事会决定,免去周道许董事长职务,推选沈易明担任董事长。

华融信託并未公布周伙荣、袁平华的免职原因,对于周道许的职务变动原因,去年年报中披露为“因工作需要”。

根据财新此前报道,周道许被撤职的导火索,是在其任职期间,曾给国务院领导上书,痛陈资产管理公司在管理、投资上的种种弊端,监管部门遂找华融负责人严肃谈话。赖小民因此免去其董事长职务。

对于上述说法,记者拨打周道许本人电话求证,未能接通。

4年内,华融信託董事长换了4人。2014年12月30日,银监部门核准袁平华融信託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在此之前,董事长为周伙荣。到了2016年1月18日,周道许被核准任董事长。华融信託2017年第58次临时董事会决定,免去周道许董事长职务,推选沈易明担任董事长。

兑付承压

在此之前,信託通道业务在重重压力之下开始收缩。2017年12月,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提出不得为委托方银行规避监管要求或第三方机构违法违规提供通道服务,不得将信託资金违规投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股市、产能过剩等限制或禁止领域。

2018年4月下发的资管新规,禁止多层嵌套、刚性兑付,也使一些通道业务占比较高的信託公

信託业务内忧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现,近一年内,华融信託多个项目“踩雷”。

2017年8月18日,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控公司”)与华融信託签订《信託借款合同》,约定富控公司向华融信託借款11.1亿元,期限为24个月。今年4月3日,有投资者在富控公司股吧发帖称,“今天再不付息就构成实质性违约了。”华融信託也提前宣布信託贷款加速到期,要求富控公司偿还全部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7年11月18日,亿阳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华融信託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该公司,涉案本金为5亿元。

2018年3月16日,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华融信託起诉济南中弘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起因是一笔5.8亿元的信託借款,有582万元利息到期未支付。

2018年6月30日,由华融信託发行的“华融·阳光凯迪信託贷款集合资金信託计划”到期,该笔信託计划共募集资金5亿元。当日,华融信託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该计划已经兑付。

但《中国经营报》记者此后从凯迪生态董事长处了解到,该计划未按时兑付。记者发现,华融信託至今未发布该计划清算报告,并于7月27日发布通知,称“华融·阳光凯迪信託贷款集合资金信託计划”召开2018年第一次受益人大会。

此外,华融信託的一些债权亦存在逾期风险。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600086.SH,以下简称“东方金钰”)近日公告称,受国内宏观资金面收紧影响,公司部分债务到期尚未清偿。其中,中国华融旗下的华融(福建

资金疑云

从宏观上而言,保刚兑是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症结所在,不理清无法良性发展。但从微观上来说,各家机构为了自身的声誉风险和未来业务开展都不愿意成为众矢之的,砸锅卖铁都要保住刚兑。

如果兑付资金不是来自于信保基金,是否是中江信託通过法律追索程序从融资方处取得的呢?针对上述情况,《中国经营报》记者曾致电中江信託并向该公司发送采访提纲,但截至本文刊发时,该公司并未作出回应。

而从中江信託方面披露的多个最新项目进展公告来看,通过法律追索程序取回本息的可能性并不大。

2018年6月21日,中江信託发布了关于《〈中江国际·金鹤140号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贷款集合资金信託计划〉》的信息管理披露报告第(11)号,该报告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3月底向中江信託、亿阳集团送达了一审判决书。2018年4月,亿阳集团提起上诉,目前中江信託尚未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通知。同时,2018年6月13日,中江信託亦曾赴亿阳集团就债务重整进行会谈,探讨“新亿阳集团重整”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据媒体报道,除了中江信託、国泰元鑫、华融信託,国民信託也身涉亿阳集团债务问题,而目前尚未有相关产品兑付信息。

此外,中江信託还于2018年3月31日发布了《中江国际·金鹤152号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贷款集合资金信託计划事务管理报告》,该报告称,中江信託已向江西省人民法院对融资人提起诉讼,采取财产保全。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中江信託所称的江西高院一审判决书,事实上是法院对亿阳集团相关资产的查封,并不涉及到处置。这份名为《中江国际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民事裁定书》(2017赣财保5号)的文书显示,江西高院“查封、冻结或扣押了被申请人亿阳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邓伟人民币53624.458756万元的银行存款或相应价值财产”。

一直以来,信託业都有“刚性兑付”的不成文规定,甚至被投资人视作考察信託公司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资管新规明确表态将对刚性兑付的机构进行惩戒,但似乎依然不能阻止信託公司为自身商誉而“明知故犯”。部分信託公司因为近期频频踩雷,为长久经营计,或许只能选择低调刚兑。

对此,周毅钦表示,保刚兑和破刚兑的老问题,困扰了中国资管行业很多年。从宏观上而言,保刚兑是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症结所在,不理清无法良性发展。但从微观上来说,各家机构为了自身的声誉风险和未来业务开展都不愿意成为众矢之的,砸锅卖铁都要保住刚兑。

“两者交织的矛盾核心在于,全社会和监管对于破刚兑的容忍度在哪里?刚刚7月20日颁布的一行两会最新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去杠杆、破刚兑的情形下,市场、机构、融资人、投资人的各种不适、各种声音都出来了,央行的细则最终再度释放非标,缓解市场的融资压力。刮骨疗伤,不痛如何根治彻底。打破刚兑是未来资管业务能否健康发展的核心指标,只有打破刚兑,大浪淘沙,让优秀的资管机构脱颖而出,让管理不善的资管机构退出市场,让其管理者心痛肉痛,让其从业人员敬畏市场,才能改善中国资管行业的大环境。”周毅钦说。

记者亦曾致电信保基金公司并向其发送采访提纲求证中江信託求助的真实性,但截至本文刊发时,该公司未作出回应。此外,亿阳集团、中技桩业的电话均无人接听。

托借款,有582万元利息到期未支付。

2018年6月30日,由华融信託发行的“华融·阳光凯迪信託贷款集合资金信託计划”到期,该笔信託计划共募集资金5亿元。当日,华融信託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该计划已经兑付。

但《中国经营报》记者此后从凯迪生态董事长处了解到,该计划未按时兑付。记者发现,华融信託至今未发布该计划清算报告,并于7月27日发布通知,称“华融·阳光凯迪信託贷款集合资金信託计划”召开2018年第一次受益人大会。

此外,华融信託的一些债权亦存在逾期风险。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600086.SH,以下简称“东方金钰”)近日公告称,受国内宏观资金面收紧影响,公司部分债务到期尚未清偿。其中,中国华融旗下的华融(福建

自贸试验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5.85亿元借款逾期。而东方金钰未到期债务,涉及两笔华融信託的借款。其中一笔1.5亿元借款将于今年10月14日到期,另一笔3亿元借款将于明年4月14日到期。

记者致函华融信託,询问一年内逾期项目的数量和总体规模,未获答复。

据媒体报道,2018年上半年,华融信託的净利润由5.54亿元降至1.57亿元,减少了71.7%,在61家披露财报的信託公司中跌幅最大。但记者发现,华融信託未披露上半年财报。该公司去年年报显示,公司去年净利润为8.97亿元,同比减少3.49%。记者就此事询问华融信託信披人士,他说:“今年上半年的报告我们还在审计,正式稿还没有出来,具体还要问财务部门。”

信託资产规模增速延续下降态势。

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03万亿元。其中,委托贷款减少8008亿元,同比多减1.4万亿元;信託贷款减少1863亿元,同比多减1.5万亿元。

华融信託在去年年报中称,“监管形势趋严,曾经支持信託业高速发展的传统业务逐步压缩,信託业在一定时期内发展增速将有

所放缓。”

增量减少的同时,存量项目即将密集到期。普惠标准的研报显示,2018年下半年开始到期的信託产品数量及规模,较2017年同期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行业面临的兑付压力较大。

华融信託称,公司可能面临交易对手无法履约的风险等,要“加大风险工作力度”。截至2017年12月31日,华融信託不良资产账面价值约1亿元。